

## 怀念诗翁汪静之

周孟贤

您还活着!正如瑞士画家保罗·克利所说,您正“用一根线条去散步”。

我不相信!那年那天,95岁高龄的您真的停止了步履,轻轻地躺下,宛如一泓宁静的潭水。记得向您告别那天,我匆匆启程前往杭州,谁知国道堵车晚了半小时,未能送您最后一程。我只能呆呆地凝视您的儿子、著名翻译家飞白先生,他正捧着您的遗像,低头默哀。此刻,许多往事奔涌而来,虽然我知道安详而幸福的睡眠,比诗篇更美丽,但我不能相信,此刻您已是天国的一位居民!您可知,精神上的我于一瞬间匆匆启程,在安徽绩溪与胡适出身的上庄村仅隔一里之遥的余川村(您的家乡),寻找童年“幽”进私塾苦读四书五经的您;在徽州中学、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寻找青年时代的您;在西子湖畔寻找与冯雪峰、潘漠华、应修人创立中国第一个湖畔诗社的您;寻找在抗战时避居武汉开小店、端盘子的您;寻找在离开武汉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教官的您;寻找在新中国成立前与新中国成立初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您;寻找白发苍苍、90岁高龄还步登西天目山的您……汪老呵,您在哪里?您不是还要和我长谈您的人生经历和中国新诗发展的过程吗?您不是在为我的抒情长诗集《海上追月》作序之后还要为我的新著作作序吗?我寻寻觅觅,四处环顾,但怎么也看不见您,却惊见西子陡然消瘦!

我知道,这时的我已踉踉跄跄跌进记忆의 深谷……

那是1981年的夏天,浙江省作协在莫干山举行诗歌年会。会上,讨论和评价了我发表在大型文学丛刊《清明》上的抒情长诗《祖国,请你思索》,您特别厚爱我、抬举我,对我辛辣地抨击官僚主义作风、痛惜人才外流以及呼唤珍惜人才的长诗高度评价,说我是爱国诗人和忧患诗人,还说我的“整首诗不只警句多,而且警段多,这是大家对你的评价”,比如抨击和讽刺官僚主义作风这一节:“祖国呵/还是请你开一千张一万张出国证/让官僚主义者出国——/到太平洋彼岸/接二连三地打饱嗝/和野鸭一起生活!/到南极洲冰山/无休无止地打哼哈/去参加企鹅的队伍!”我听到这里,久久地低着头。您和蔼地说:“孟贤,你这首诗中还有精彩的警段。你的长诗充满忧患意识,中国诗坛需要像你这样的忧患诗人。”

我抬起头,尊敬地打量第一次见到的诗坛元老、著作等身的您——汪静之老先生。您接着又说:“你一首长诗一气呵成,不容易。这首诗是好诗,大家都认为有希望在全国获奖,你要写下去,将来我为你写序。”一时激动不安的我,紧紧地握住您的手!

记得那天,我在会上一气讲了这首长诗的创作起因,以及平时对生

活的观察、积累和思考,讲了诗人的担当精神和社会责任感,即诗人应关注时代、关注现实、关注民生、关注民族的命运和人的命运,应充满忧患意识和良知意识;讲了一个作家、一个诗人关注什么、思考什么,决定他写出什么样的作品,是什么样的作家……极易激动的我,在顺便讲到我的格言集《周孟贤哲思妙语集》一书中“秋虫虽小,但它的鸣叫能转换一个季节”和



汪静之和夫人绿漪合影

“文人的最大幸运是一生中的不幸”时,大家鼓了掌,不少诗人说这句话很精彩,可以刻在所有文人的墓碑上(著名诗人白桦特地书写了此句)。那天,满头银丝、稳坐现场的您笑呵呵地对我说:“孟贤,你这句话说得真好,说得好!”

诗的跋涉便是心的跋涉。从这以后,我牢记您的教诲,我刻苦写作,先后在《诗刊》《文艺报》《文学报》《中国作家》《清明》和《江南》等多家报刊发表了《回归吧,台湾》《鹰,陈列一个提示》《海中舟的叙说》《乙亥吟》《你在历史的深处》和长达1500行、写了孔子、孟子、屈原、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、鲁迅和毛泽东等近80位历史文化名人的《大鸟引我溯长江》(原载文艺报2005年9月1日)等30余首(部)抒情长诗和相当数量的短诗、散文诗和散文,且饮誉诗坛。记得那年,我的抒情长诗集《海上追月》在诗歌不景气的情况下,被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,我迅即告知了您。当时您正忙于创办和筹建湖畔诗社纪念馆,身体很是劳顿,但您不顾冬寒,放下回忆录的写作,很快为我写了序:“孟贤的长诗思想深刻,感情充沛,好像‘不尽江河滚滚来’,奔腾澎湃、滔滔不绝、一泻千里。热情奔放、畅快淋漓是孟贤的诗的特色”,还称赞我“爱国心强烈”,还题了字(其中一张是“真诚是诗人的高贵气质”)。

记得我去拿的那天,您操着安徽口音对我说:“孟贤,你越写越好了,你的长诗在全国有了影响,要努力写下去……”我低着头,感谢您的鼓励。回来后,我看着序文,深感一行行文

字恍若一级级台阶,您正指点着我一步步走向高处。我后来之所以能出版几本诗集,多次得了大奖,并加入中国作协,且担任湖州市作协副主席、秘书长,这其中肯定离不开您对我初涉诗坛时的勉励。每每思及,我总是自语着:一个诗坛的后生,若要走稳走好漫漫诗路,少不了前辈给予的“手杖”。汪老呵,您给我的诗之手杖,我至今仍紧紧拿着!

您对后辈的奖掖,让我铭记在心。记得一次我带着家乡的土特产去拜访刚乔迁新居的您,您霜雪盈头,身着深灰中山装,脚穿棉鞋,白衬衫领子翘在套衫衣领外,正坐在一张老式方桌边用餐,一只黄白相间的猫坐在椅子上,另一只全黄的猫偎在脚边,气氛宁静而祥和。窗外,绿树滴翠,阳光的金液正溢满西子湖。当您见我进门,柔柔地“哦,孟贤,孟贤”地自语着,并立即为我沏茶,然后边吃边与我交谈。您微笑着,双手还不时搓揉着。在问了我的创作和生活情况后,讲到文人要做淡泊的人,诗要写真诚的诗。我走过去紧握您的双手,说:汪老,我此生不会忘记人要淡泊,诗要真诚,我会坚持写具有当代意识和忧患意识的诗。这时,我看见您吃完发糕又吃了几块鱼,接着又用小木条(调羹)舀酒酿。吃罢,又吃了几粒醋大蒜。后来得知,这是您长期的生活习惯。

此刻,我反复咀嚼着您讲的“淡泊”两字。您自己一生处在“淡泊”之中,但这份“淡”,内蕴可谓丰富矣!您的“淡”是高层次的淡,含“浓”度极高的淡。您告诉我,自己早在抗战前便出版了20余本书,比艾青、冰心早发作品10年。其中《蕙的风》是中国第六本新诗集子,曾风靡一时,且受到多名文坛大家的赞誉,鲁迅关切地说:“情感自然而流露,天真而清新,是天籁,不是硬作出来的。然而颇幼稚,宜读拜伦、雪莱、海涅之诗,以助成长。”胡适为之欢呼:“我现在看着彻底解放的少年诗人,就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脚的妇人望着那些真正天

足的女孩子们跳来跳去,妒在眼里,喜在心头。”周作人认真地说:“《蕙的风》是放情地唱,我们应该认为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……”朱自清称赞“《蕙的风》是向旧社会道德投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”。您还有早期贡献甚大的几部书:中国从未有过研究李白、杜甫的书,1921年,您出版了《李杜研究》;从未有过论诗歌原理的书,同年您出版了《诗歌原理》;从未有过诗文集,您于抗战初期第一个选注了《爱国诗集》《爱国文选》。此外,您还第一个(也是中国诗坛第一首)于1921年创作了歌唱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诗《天亮之前》……您是新文学史上有记载的人,但您总是那么谦虚,那么和蔼,那么平易近人,即使到了晚年,仍然保持20岁时让鲁迅、郭沫若、朱自清、郁达夫称道的童真与天趣。这是多么不容易呵!

我常常翻阅您赠给我的书,就像打开贤者、圣者的大门,我看见一个睿智的老人,一个精深博大的老人,一个质朴得一如农夫的老人。我想起泰戈尔的话:“当我们大力谦卑的时候,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。”在您身上印证了这一至理名言。您作为诗坛的老寿星虽已陨落,但生命之光仍闪烁在中国新诗的天空。面对天空,我心中默默思忖:像您那样,做淡泊率真的人。我深感淡泊、真诚、善良的人,是高品质的人!

汪老,您是一条江,奔腾了一世纪,一朵朵溅起的浪花都很清纯,都有诗意;您是一座山,巍峨了上百年,一块块巉岩都很朴拙,都具个性。此刻,我背倚寒竹低首不语。我想,即使剪取壬寅年满天的白云作素笺,也难写尽我对您的怀念……

编者注:汪静之(1902—1996),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、诗人。他的作品有《蕙的风》《耶稣的吩咐》《翠黄及其夫的故事》等。1921年下半年,与潘漠华发起成立了“晨光文学社”。1922年3月,与潘漠华、应修人、冯雪峰等组织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诗团——湖畔诗社。

